

第二回 皇甫敬威鎮雲省 秦布政賭采朱陳

卻說士番王兀松濤欲親出戰，元帥赤風不花向前曰：「待臣前去便是，狼主何必親出？」兀松濤曰：「孤自親出，眾將方肯盡心。」即掉槍上馬，放炮出營討戰。探軍報入中軍帳，皇甫敬披掛定當，帶軍出陣。

且說兀松濤見元帥軍隊整肅，響得一聲大炮，陣勢擺開，旗下坐著那元帥皇甫敬，面如銀盆，頭戴風翅金盔，身穿龍鱗鎖子黃金甲，坐下銀毫馬，手執爛銀槍，背插四枝三角白綾繡金旗，左懸弓，右掛箭，內襯大紅繡龍戰袍，背後一把帥字旗，繡著金字，大寫「武狀元及第都督大元帥皇甫」幾個大字。番王連聲喝采曰：「果然好個武狀元，人材出眾！」元帥赤風不花心中不悅，縱馬向前喝曰：「來者莫非皇甫敬麼？」皇甫敬曰：「然也。爾乃何人？留下姓名，好取首級。」番帥曰：「吾乃元帥赤風不花是也。若是中原人為天子，我們卻亦心服。元番同是夷人，膽敢興兵，屢迫得宋朝皇帝投海而亡，卻又不懷才德，擅奪中原天下，欲取俺等貢禮，俺故領兵奪取江山。爾既是好漢，豈不識強弱？何不早降，共取富貴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宋朝氣數已盡，奸臣滿朝，天命歸於元朝，人心響應。我世祖皇帝應天順人，定鼎燕京。北番狂悖，被本帥直搗巢穴，叩首轅門求生。爾若識時務，速回巢穴，我主寬洪大度，當恕爾狂妄，若再狂悖，本帥定滅爾等醜類，做戒四夷，悔之晚矣。」赤風不花大怒曰：「爾有何本領，敢這等誇口？著魔的傢伙！」舉戟望皇甫敬面門刺來。皇甫杖喝聲：「不得無禮！」，亦把方天戟盡力朝赤風不花戟上一梟，赤風不花叫聲：「好利害！」，皇甫敬又是一戟刺來。赤風不花情知利害，留心交戰。元陣放起號炮，馮日升從左邊陣後殺來，施祖榮從右邊陣後殺來，番軍慌亂，元兵把土番殺得紛紛退下，馮、施二將乘勢掩殺過來。

此時赤風不花在陣上已戰到四十餘合，被皇甫敬殺得滿身汗流，招架不住，又見後軍大敗，心頭慌亂，勒馬退下。皇甫敬把戟梢一招，三軍掩殺過來，三路夾攻，殺得土番連天屍首枕藉。返趕而回，只見土番寨內，煙燄直衝上半空中，敗軍來報曰：「我們曹寨被二隊元兵衝入，放火燒了糧草，營寨已失了。」兀松濤大驚逃走。

皇甫敬追趕十餘里，方才收軍回營。眾將俱來報功，元帥吩咐三軍飽饗，黃昏聽令，殺他片甲無存，從此一勞永逸。官軍勇躍候令。黃昏時候，皇甫敬升帳，眾將分立兩旁。皇甫敬令副將馮日升領軍五千，攻打敵人左營，參將施祖榮領軍五千，攻打敵人右營，又著隨征總兵官陳尚舉領軍七千，並大小將官，跟隨本帥劫他中軍大寨，三路俱要齊心協力夾攻。三軍領令，只留三千人馬守營。

且說土番王安了營寨，查點大將，韓起死於亂軍之中，又折了十二員偏將，又折去番軍一萬二千有餘，其餘帶傷及逃走，不計其數，加之又失了許多軍器馬匹，君臣十分憂慮。至三更忽聽得號炮一响，火把齊明，一聲發喊，三路元軍殺入營來，逢人便砍。土番睡夢間驚醒，人不得甲，馬不得鞍，叫苦連聲。番王慌忙上馬，元帥赤風不花亦上馬，方出中軍帳，見火光通紅，皇甫敬在馬上衝殺。赤風不花向前大喝曰：「皇甫敬休走，本帥與你拼個爾死我活！」舉戟就刺來。皇甫敬向前迎敵，番將形升舞刀上馬助戰，總兵官陳尚舉挺槍敵住。此時戰鼓如雷，番軍左右俱大敗，馮日升、施祖榮殺轉中營相助。赤風不花戟尖一慢，被皇甫敬一戟刺中要害，死於馬下，元軍梟了首級。番將報了兀松濤，欲突圍逃走，番將行升心中一慌，刀法散亂，被陳尚舉一戟刺死，官軍割了首級。皇甫敬傳令休嫌辛苦，務要竭力追趕。殺得土番真個片甲無存，屍體滿地，只顧逃走本鄉而去。元軍追趕，直追二十餘里，方才鳴金收軍。將士俱來報功，皇甫敬大鎬三軍，吩咐住兵三日，然後進征。

且說土番是夜大敗，各逃回本鄉，只剩兀松濤自己人馬，不上二萬，又無大將，哭曰：「元朝來了這個皇甫敬，兩陣殺得孤軍散亡，如何是好？」丞相吉超然曰：「狼主且慢悲傷，如今臣恐這皇甫敬早晚必得勝，領軍前來剿伐，那時難以抵當。今當寫書差人往見皇甫敬，求其收兵，容我們回國，收拾降表貢禮歸降。倘再遲延，敵軍一到，為害不小。」兀松濤心中害怕，只得令寫降表降書，盡推罪於赤風不花元帥身上，差一員能言的番官土全鈴，直到元營，對轅門官說明乞降事體。

轅門官報入中軍帳，元帥就傳令進見。土全鈴從東角門來到中軍帳前，見兩軍威毅整肅，戰戰兢兢，向前跪下，連連叩頭曰：「敝主因誤為元帥赤風不花所惑，興兵侵犯天朝疆界。元帥天兵問罪，敝主就欲獻降，奈赤風不花逞勇不從，以致喪亡。然竊自願實非敝主本心，今數雄俱亡，敝主反悔莫及，特遣卑職獻呈降書，叩乞元帥開天地仁慈之恩，容改過自新之路，暫且班師回城。容敝主回國，虔修貢禮，解送軍前，俾元帥好得班師回朝。」說罷，把降書降表呈上。家將接了，送上案來。皇甫敬當即拆開降書看過，曰：「爾主叛逆，理當滅國。因是姑念初犯，以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今本帥回歸城下，容爾等一月為期，速備貢禮前來。如敢有違，大軍前去，誓必滅國方休。」土全鈴叩謝曰：「元帥如此寬恩，番人再不敢有異心。」遂辭別退出，回營見番王說明皇甫元帥寬限一月，容我等回國備貢禮等情。兀松濤大喜，傳令就在今夜拔寨回國。次早探子報說番軍退盡，皇甫敬亦令退軍，屯紮外校場伺候。一面具表告捷，奏請番王請降之事，差官進表天子，不題。

且表元帥日日操演，過了半月餘，番官土全鈴解送貢禮並土產物件四車，另送金帛彩緞，豬羊美酒，犒賞三軍。皇甫敬收下，盡行犒賞三軍，俱皆歡呼，稱頌元帥清廉，不貪財物。皇甫敬即差隨征副將馮日升帶表並一千軍士，同土全鈴押解貢禮進京，候旨班師回朝。馮日升同番官起身，早到北京。次早進呈貢禮，到午門外候旨。世祖聞奏，先宣馮日升入朝，面詢征戰等情；後方看表，龍顏大悅，將表與群臣看曰：「皇甫敬兩陣殺得土番大敗乞降，請旨伺候班師，卿等意見若何？」只見右丞相祁盛德出班奏曰：「陛下初建基業，人心未定，且雲南地近番界，土番雜處，依臣愚見，可令皇甫敬坐鎮雲南全省，彈壓人心，即令其軍回朝，未知聖意若何？」世祖曰：「朕亦有此心，與卿所見相可。」遂宣土全鈴入朝。土全鈴來到金階，俯伏朝見，呈上降表禮單。世祖看畢，令內監照單把降禮收入內官，又用好言安慰番官，著暫住館驛，俟領恩詔回國。番官退出，館驛自有驛官款待，不表。

世祖加封皇甫敬為都督雲南兵馬大元帥，節制文武官員，便宜行事，其所帶隨征官軍，盡行回京，好得封賞。詔下，差官起身。次早，帝發恩詔，交番官土全鈴帶回，安慰番王。

且說帶詔官帶詔，不日來到雲南府。皇甫敬受詔，備酒禮待差官，不表。

次日，交差官回朝謝恩，然後著總兵官陳尚舉領二萬人馬回京。地方官把雲南府城內巡撫衙門改為元帥府，再擇地蓋造巡撫衙門。皇甫敬進居元帥府，即寫書差家將進京，搬取家眷前來同享富貴。家將到京，拜見夫人，看了書信，即擇日搬家眷。沿途地方官因皇甫敬乃是京營兵馬大元帥改調，即今天下兵馬大元帥，故沿途俱撥官軍護送。及到雲南府，官員出城迎接，大興頭道。

府，夫妻父子相逢，備席慶賀。自皇甫敬坐鎮雲南，治得全省盜賊潛跡，境內昇平，皇甫敬閒暇無事，用心教訓兒女讀書。

光陰似箭，女兒年登十二歲，長的面貌端厚，顏容秀麗，皇甫少華也生的龍眉秀目。姊弟俱皆聰敏，至十二歲，吟詩作文，件件精通無比，皇甫敬夫妻十分溺愛。一日姊弟偶然閒談，長華對少華曰：「吾乃女流，縱使詩文蓋世，亦是無益。我今欲棄書史，學習女工刺繡，並隨父親習學武藝，亦好防身。賢弟可自用心攻讀，以圖上進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我乃將門之子，爹爹年登十八，即中武狀元，我欲跟隨爹爹學習武藝，異日求取功名，振先人家聲。」皇甫長華曰：「賢弟此想卻也不差。」姊弟遂把此情稟知母親，元帥夫妻甚是歡喜。元帥曰：「女兒生成力大，若習學武藝，正是一員女將。」從此姊弟留心學習弓馬馳射，並習武藝。公子慣用一支方天畫戟，小姐用兩口繡鸞刀，果然也無難事。以是姊弟十五歲，弓馬武藝極精。公子力大無窮，慣用一百餘斤重弓，能射二百餘步，百發百中。皇甫敬常對夫人曰：「若使朝廷開女場，女兒定中狀元。」

忽一日，乃是朔望日，合府文武官員俱來參謁，直到了巳牌方散。退入後堂，尹夫人迎接坐下曰：「老爺公事完畢，辛苦了。」皇甫敬曰：「事上接下，真是辛苦。眾官前來參謁，卻亦艱難；下官接待下僚，卻也不易。」尹夫人曰：「但願孩兒日後得似老爺，少登高第，官居極品，心願足矣。」皇甫敬笑曰：「不是下官溺愛不明，孩兒俱此才貌，異日功名，當在下官之上，我們老景有靠。就是女兒日後富貴，亦是不小。」夫人曰：「若依名爺之言，我們許是有幸，只是一對兒女，年已長成，姻緣未擇。」皇甫敬曰：「下官倒有一句要緊話囑托，女兒降生之日，月單證勝，墜落吾家，異香滿室，將來必然大貴。而且舉動幽閒，慮事周全，言語不苟，天地既產奇女，必是良配方成佳偶，機會若到，自然天賜良緣，毋勞人謀。我們若急擇婚，反誤他終身，不若聽其自然為是。」夫人曰：「妾產兒女之日；俱夢注生娘娘幢幡送生，女兒另有奇徵，聽天主婚，卻是有理。但孩兒姻緣，亦當要緊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孩兒降生，月華異香稍減，雖不及女兒，然亦富貴不小，若說姻緣之事，我胸中已有定數。」夫人曰：「未知駭兒姻緣，老爺主意什麼人家？」皇甫敬曰：「孟兵部之女孟麗君，

年亦十五，才貌雙全，可為吾媳。吾當遣媒求親。」夫人曰：「莫非孟士元之女麼？」皇甫敬曰：「正是。」夫人曰：「孟氏既有才貌，年已及聘，亦當速遣媒求親，遲恐有誤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待我寫信，托本省布政秦承恩為媒。」即寫書一封，交家將帶一卷弟帖交秦布政托求親事。

家將領了書帖，上馬直到布政衙前下馬，來見把門官，說明來歷。把門官入內其報布政：「啟上大老爺，皇甫敬元帥差人有語面稟。」按秦布政乃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，是二甲進士出身，居官甚清正。即叫皇甫敬家將進內，拜畢，呈上書帖，拆開看過，令家人發回稟折，交付下書人曰：「歸見元帥，說今日已晏，來早本官即便前往，定有好音。」下書人領命回去。秦布政自思孟士元與皇甫敬元帥相好，皇甫少華才貌雙全，來日前去，必定成就。

且說孟尚書乃在雲南昆明縣東門外居住，名士元，字蘭谷，十七歲申二甲進士，選入翰林院，擢升至兵部，家資富裕，為官清廉，前因丁母憂回家，後服闋，尚未進京。娶妻韓氏，夫妻相敬如賓，故不娶妾。年四十生下一男一女，兄妹俱是孟士元教讀。男名孟嘉齡，年十七歲已申二甲進士，入了翰林，時年十九，近來告一年假，回家省親，娶方氏，乃是將門女。按韓氏生下女，懷孕順月，即令人覓一證直乳奶來家，等生下男女，好使其乳養。昆明城中有一婦人杜氏，自幼識字，女工家務皆精。十七歲，嫁夫蘇信仁，字小泉，乃寒儒教讀，自己卻亦勤讀，奈因命蹇，功名只是不就，全仗蘇大娘針指相幫度日。至二十五歲時，方才有孕，夫妻十分歡喜。至臨產之時，杜氏腹中絞痛，夢見紅衣婦人，引一花冠翠袍仙女進房曰：「杜氏，爾夫命薄，雖是囊螢映雪勤讀，終是功名無分，且又年壽不永。吾今特送焚香女與爾為女，日後富貴，使爾半世受用。」及醒，遂即生下一女，因有仙人囊螢映雪之語，遂取名映雪，心知此女後必大貴，遂用心撫養。且喜乳漿過多，吃食不盡，贈與鄰兒長服。映雪方周歲，適丈夫蘇信仁一病而亡，安葬完畢，衣服典盡，自思命苦，縱使改嫁，亦無好處，反傷名節，況此女必非常人，寧可守節，不如做個乳奶，又可撫養女兒。

未知求親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